

## 末日情結，用佛法解結 — 張錦德

3月11日，沿著日本東北地方的海岸線，滔天巨浪在海嘯警報發布後約五分鐘長驅直入，宮城縣南三陸町瞬間被夷為平地。多艘漁船被海嘯捲上岸，連帶著沖垮了房舍、橋樑，橋樑上仍有不少車輛進退兩難，驚駭的畫面撼動人心……

日本東北關東大震災之前，我們也許還不相信，電影中毀天滅地的畫面會在真實世界上演，但一個規模 9.0 的大地震，讓我們不得不去面對這世間的真相。

透過媒體畫面，海嘯巨浪不斷向內陸推擠，瞬間淹沒東北各大城鎮，並且造成千葉縣煉油廠起火，以及福島縣核電廠受損，輻射外洩危機。如此巨大的複合性災害，光是透過電視畫面，就令人膽顫心驚，更別說在當下歷經災害處境的民眾，內心是多麼的惶恐，像是橋樑上的汽車駕駛，對他們而言，當下就是世界毀滅。

這不僅讓人憂心，如果真的有「世界末日」，除了害怕與恐懼，我們還能怎麼辦？佛法又能為我們帶來什麼安定力量？

事實上，佛教沒有「末日」的觀念，末日的說法來自基督教，基督徒相信上帝降臨的時候，人們會接受上帝的審判，信仰主的人，會被接引至天國；未信主的人則全數淪入煉獄，而這一天就是世界末日，又稱為審判日。沿用至今，一般也將人類滅絕的日子稱做世界末日。

有別於基督徒的「末日」觀，佛教認為物質世界的存在，必定經由成、住、壞、空四個階段，就像人會面臨生、老、病、死，地球最終也會有壞滅的一天。不只如此，即使太陽系、銀河系以及任何最大範圍的天體，既有活動，就會毀滅，並非永恆不變。「唯有如實地去了解『成、住、壞、空』的世界觀，比較可以正確的思考與適當的行動。」法鼓佛教學院院長惠敏法師，曾在 2010 年 9 月法鼓山所舉辦的「安心地·救大地」論壇上如此提醒。

例如每當地震、颱風、土石流發生，國人總抱持著憤怒、悲傷的情緒，質疑「為什麼老是發生在台灣？為什麼發生在我家？」、「台灣到底適不適合居住？」殊不知地震、土石流等地質現象，是造就台灣這塊土地的關鍵因素。

由中央大學地質學教授張中白負責解說，知名媒體人陳文茜旁白，每天在台北花博的「真相館小學堂」放映的《奮起的江山》，就不斷提醒大眾，壯闊山脈與美麗的海岸線是伴隨著災害而來，這是台灣的美麗與哀愁。在無法阻止地質事件發生的前提下，除了面對這個真相別無他法，深入了解土石流，進而取得人與土地利用的平衡點，這是唯一的方法。

當然，光以一、兩次的重大災變，要人們去設想、面對幾萬年、幾億年後的世界末日，時時擔心地球毀滅的到來，無異杞人憂天；但如果以為生活可以平穩過一輩子，永遠不會遇到倒楣的事，則是把無常的世間視為常，以常變為不變，顛倒看世界的錯誤迷思。

除了認清世間的本質，還要用正面的心態去認識「末日危機」。佛教雖沒有「末日」觀，卻有「末法」思想。末法時代，是佛法已經沒落，被世間的邪說和物欲所淹沒到快消滅的狀態，信仰佛教的人數漸漸稀少，縱然尚有佛經存在，也沒有人去信受奉行。

在中國，末法思想產生於北魏破佛至北周破佛事件的發生之際。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的黑暗期，不但烽火連天、政權交替頻繁，像是子弑父、臣弑君等逆倫事件，也不斷上演。當時佛教方興未艾，成為人民心靈的倚靠，但北魏太武帝滅佛、北周武帝連續兩次大規模的滅佛事件，彷彿證明佛說的末法時代到來。

儘管如此，當時屢受同道迫害的南嶽慧思（西元 515~577 年），不但撰作〈立誓願文〉宣告末法的來臨，同時也造了金字《法華經》及金字《大品般若經》，為佛法存留於人間，作最大的努力。

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在《學佛群疑》一書中就呼籲大眾，面臨末法時代不需要絕望，反而要努力維持三寶，維持慧命於不墮，則可將佛法住世的時代，無限止地往後延伸，為人類帶來前景和希望。法師在文中指出：「佛教雖有末法時代，對你個人來講，只要努力不懈，可由末法時代的環境，進入像法時代的環境乃至於正法時代的環境。」

慧思禪師的故事值得我們借鏡，而現代社會條件也遠勝於過去，更別說世界末日並未真正降臨，我們仍有許多努力的空間。例如為了因應可能會將末日時鐘（Doomsday Clock）調快兩分鐘的「氣候變遷」問題，聯合國提出兩種方針：減量與調適。

減量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，調適則是改變自己去適應環境；而首要的調適工作，就是改變生活習慣，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簡又新就大力呼籲，透過個人的簡樸生活，能改善我們的環境。他以台灣西南部沿海地區為例，強調如果繼續超抽地下水，將來海水倒灌，後果將不堪設想。

從佛法角度來看「減量」與「調適」，可從「欲望」這一層面深入討論。例如日本大地震雖屬於天然的地質事件，但其所造成煉油廠起火以及核電廠爆炸事故，卻值得我們深思，人為的欲望正無形中擴大了天災的規模，這種人類加工的二度災難，特別是核能電廠輻射外洩，將使人類陷入無法彌補的風險之中。

由此不難發現，世間萬物皆不離佛法的「因緣因果」法則，我們所面對的環境正是此一世界眾生所作所為的共業促成的；從這個面向看來，積極地培養福德和智慧，也能為地球爭取一線生機。

在日本大地震中，我們從電視畫面中不但看見人民主動互助的畫面，日本媒體也以平實的報導，展現尊重人性的一面。他們多以「空拍」受災全景，幾乎未見近距離、「逼迫性地」拍攝罹難者或傷心痛哭民眾，深受各國媒體的肯定，也帶給人災後重生的希望。

另外，根據《紐約時報》報導，為了不使核能輻射外洩的災難持續擴大，福島核電廠仍有 50 名工作人員重返核電廠「死守」崗位。他們不斷將海水送往反應爐，替不時噴出輻射物質的反應爐降溫，並以生命作嚴防輻射外洩的最後防線，被媒體譽為「福島 50」英雄，感動全球。

以上種種，不啻是為這次災難帶來向上力量，讓人相信人類有不屈不撓的精神，有克服困難的決心跟毅力，即使在任何艱困之中，仍有一線曙光。

日本大地震雖然可怕，但藉這次事故，不妨自問，如果真有世界末日，「我們還能為這世界做什麼？」或者「我們能為自己做什麼？」

這樣的大哉問，在地震過後，不時出現在國內各大網路論壇上。「住進超高檔飯店，在蜜月套房的浴缸裡享受全身美容 SPA。」「我要環遊全世界，盡情享樂。」「我會趕快孝敬父母！」這裡沒有標準答案，但認真細究，當這天真的來臨，金錢已成為「無價」，又如何「花光所有錢？」「環遊世界？」到最後會發現，物質生活不再是生命的選擇，與家人團聚，如實度過最後的日子，或者是奉獻自己，直到生命最後一刻，才是最真摯可貴。

過去，惠敏法師常告訴學生，每天晚上睡覺之前，他都會和這個世界說聲再見，和這世界好好道別，把每天當成全新的一天，也是最後一天；當作是新的一年，所以每一天都是重新開始，做任何事都會全力以赴；當作是最後一天，則能知足、感恩與珍惜。如此一來，更能如實去檢視生命，了解什麼才是生命的價值，進而把握當下，繼續發揮生命的力量。

回歸個人的生命本質，當死亡來臨不就等於世界末日嗎？我們不見得有機會遇到世界末日，但終究得面對死亡，當我們能勇敢面對，勢必能從中發現個人的生命價值。當然，對很多人來說，為了理想、宗教、家人、國家、榮譽等等，很多價值的追求都勝過個人的死生，但如果世界真的即將滅亡，所有的理想、家人、國家，甚至整個人類的文化與歷史，都要走入毀滅，我們還能如此灑脫嗎？

其實，早在 2500 年前，佛陀就告訴所有人，人世間的一切過程都是幻象，再珍

貴的親情，再璀璨的歷史文化、再崇高的理想，也都是一種執有，無法永恆。唯有把握當下，不斷地去參破「空」的真義，方能解脫自在，而這何嘗不是面對所謂「世界末日」的最佳利器？

《人生》雜誌 332 期